



周恩来 和他的秘书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

程 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097号

363/10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

程 华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9号 邮政编码100866)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7印张 340(千)字

1992年3月北京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定价: 9.40元

I S B N 7—5043—1750—0/G·653



1951年3月20日，周总理与办公室同志合影。前排左起为：成元功、王文珍、周恩来、李逸云、陈浩、郑勤、许文清。中排左起为：李琦、马列、朱明、雷英夫、史坚、孙岳、江涛、张唯一。后排左起为：于刚、邓光、郭英会、吴群敢、何谦。



1957年10月27日，周总理和邓大姐与离开办公室去支援文教战线的五位秘书合影。自左至右为韦明、杨纯、姚力、康英、陈浩。



1960年2月7日，周总理在海南岛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起为：童小鹏、曲琪玉、邓颖超、张树迎、许明、李岩、浦寿昌、杜希建、赵行杰、周恩来、戚剑南。前排左起为：卞志强、霍爱梅、马列、姜贵春、孙岳、周家鼎。

周总理陪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访问南京、广州后，于返京途中在机上和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坐的是小许（女）、纪东，站立者是高振普，左二是张树迎，右二是张佐良。





1981年1月8日，曾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合影。左起第一排为王泓、林颖、霍英华、郑淑云、王莉、张彦荣。左起第二排为陈浩、卞志强、杨金明、马列、关秀云。左起第三排为周研森、何谦、周家鼎、邓光、侯树德、成元功。左起第四排为韩宗琦、张永池、韩福玉、浦寿昌、钱嘉东。



部分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近影。自左至右为：成元功、马列、韦明、雷英夫、郭英会、周家鼎。

参加本书编采组织工作的同志和部分曾当过周总理秘书的同志合影。



策划和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牛大勇 李佩纲 李学江 郑红深
罗林平 张志才 张品兴 张德华
程湘君 蒙建亚 戴存善

前 言

十六年前，寒凝大地，在朔风凛冽中，我们送别了敬爱的周总理。一曲《周总理，你在哪里》，曾经让多少人泣不成声。

十六年后，在缅怀总理的热潮中我们奉献出这本书——《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相信它同样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近年来，纪念周总理的影视片联翩推出，缅怀周总理的书籍积箱盈案。在研究蜂起，著述如林之时，我们推出的这部新作又何以自成一格呢？

首先，此书不想着重叙述周恩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才华，也不着眼于描述他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外交家风度，更不着意去刻划他襟怀坦荡顾全大局的政治家形象，而只是讲述周恩来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他的作息习惯、生活情趣、待人接物、喜怒哀乐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珍闻轶事、佳话美谈，让读者透过他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看到一个血肉丰满、人情味洋溢的普通人——周恩来。

其次，为了恰如其份地表现这样的内容，我们在书中采取了访谈录的方式。这些被采访者跟随总理短则几年，长则二十余年，总理的言谈举止，思想风貌无不耳濡目染。于是，当读者翻卷细读之时，恰如随采访者一道与被采访者促膝而坐，听其娓娓道来，如叙家常。最后，一个个记忆片断渐渐连缀成一串闪光的人生足印，一个个不同侧面慢慢勾勒出一幅丰满的立

体形象。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周恩来形象将会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中。

其三，我们借鉴了口述史的方法，要求被采访者尽可能在事实上准确完整，但决不苛求他们在每个细节上毫无偏差。书中所有内容，均由记者采访成文后，再由被访者修改审定，同时，我们把采访分成集体采访（座谈会）和单独采访两个步骤，以求在基本事实上相互参照、征引补充，弥补单独采访的不足。

本书题目《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只是想给人们开辟一个认识周恩来的新视角。准确地说，他们并不是周总理个人的秘书，而且也并非全是秘书，除秘书外，其中还有卫士、保健医生和保健护士及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包括总理“专机”的机长。他们一再声明，他们不是周总理的个人秘书，而只是总理办公室的普通工作人员。在这里，只是为了简洁明了，我们才采用了这一书名。

不少被采访者还一再向我们申明：书中只能写周总理，一定不要提他们的名字。我们对未能做到这一点深表歉意。事实上，提他们的名字是本书体例使然，不然，本书就失去了叙事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不写他们就无法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周恩来，而本书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也会因此而受到损伤。

我们共采访了三十多位老同志，还有一部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以往总理办公室的几位负责同志或因身体状况所不许，或因远在他乡而不便，以及其他原因未能访及，对此我们不无遗憾，并衷心期望与这些同志后会有期。

在我们采写过程中，不仅周总理的事迹令人激动难忘，被采访者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热情、有的朴实、有的直率、有的坦诚，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谦虚谨慎、正

直无私，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周总理的遗风。应该告诉读者的是，在采写期间，这些花甲老人不顾严寒酷暑，给了我们热诚的帮助，有的刚出医院就接受了采访，有的卧病在床还坚持披阅稿件，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参与帮助，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正是他们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此外，本书目录基本上是按照总理办公室的分组和各位秘书承担的具体工作编排的。

最后，我们编写人员，由于水平有限，笔下不尽人意及疏漏舛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程 华

1992年2月

目 录

前 言

顾 明：历尽艰辛创四化	(1)
王伏林：远眺近看西花厅	(27)
吴群敢：愿这份爱心永留人间	(37)
杨 纯：桃李无言自芬芳	(55)
李 岩：足迹遍天涯，春风送万家	(72)
雷英夫：音容宛在 恩海犹蒙	(111)
郭英会：在周恩来与彭德怀之间传信	(126)
周家鼎：总理风格如是说	(137)
王亚志：琐事忆旧话当年	(146)
张作文：樽俎沙场百战身	(161)
陈 浩：丹心一片 宏图万卷	(176)
李越然：令人折服的外交风度	(199)
马 列：当翻译卡壳的时候	(220)
钱嘉东：还是让我们谈总理吧	(239)
韦 明：殷殷教诲永难忘	(254)
何 谦：两度聚散，一片深情	(273)
姜贵春：巨人身旁青春无价	(292)
周研森：我们等他归来	(298)
赵 炜：周总理和邓大姐	(303)

赵茂峰：平凡中见精神	(317)
邓东来：我们是总理的通信员	(329)
李福润：最忆西花繁忙时	(338)
纪 东：在总理身边受到的教益	(347)
成元功：“北京的老百姓能否吃到这样的菜？”	(371)
张永池：梦中又见周总理	(393)
赵行杰：普通的劳动者 伟大的革命家	(402)
乔金旺：“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428)
高振普：在总理和大姐身边成长	(455)
张瑞霭：我为总理飞专机 悠悠往事长相忆	(465)
郑淑云：“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几天？”	(488)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516)

后 记

顾 明：

历尽艰辛创四化

十月金秋，阳光明媚。我们走进中南海，在朴素整洁的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内，访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工业秘书顾明同志。这座庭院，与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仅一墙之隔，周总理生前常在后院的国务会议厅主持会议。遥望窗外：青松挺拔，菊花初绽；中南海上，秋风徐拂，湖波荡漾，——这正是周总理最喜爱的季节和景色。睹物思人，顾明同志不禁打开追忆的闸门，往事如潮，奔涌而来。初见之时，我们只觉得顾明同志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深谈之下，才发现他才思敏捷，叙事明快，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对于几十年前的一些经济数字，他仍记得一清二楚，信口举出，言之有据。这就令人不能不信服地感到：面前这位侃侃而谈的老前辈，不仅是个大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曾经协助周总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运转的精明练达的实干家。于是，一连串的问题，从我们心底升起……

记 者：顾明同志，您是怎样到总理身边工作的？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顾明：我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念书。暨南大学有中共沪西地下党最大的一个支部。我从此开始参加党领导的各种反帝、反蒋抗日活动。当时国民党倒行逆施，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反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一批抗日青年几经曲折，辗转流亡日本东京求学。七七事变前一个星期，我已感到形势紧张，赶回上海，后来参加了于伶同志组织的救亡演剧队，做战地救亡工作。上海失陷，转到武汉。我在上海时经常听同志们谈起恩来同志出生入死、英勇斗争的事迹。到了武汉，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设立了政治部，请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当时我总想有机会一睹恩来同志的风采。但不久我们就到了延安。1943年我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那年夏天，正当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康生发起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怀疑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混入了大量特务，还怀疑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许多是“红旗党”，即为国民党控制的假共产党。毛主席总结了历次肃反扩大化的经验，及时提出了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决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停止了“抢救”运动。但因对国统区的真实情况不明，又难于实地调查，还是伤害了不少同志。我当时参加总政治部组织部某单位的审干工作，因为我们审不出“特务”来，正在挨当时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的批评。这时候，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干部欢迎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恩来同志。他在作报告时，提到听说有人在审干中怀疑四川地下党有问题时，非常愤慨，专门讲了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英勇就义时，在刑场上面向延安，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情景。他以悲愤的激情，刚毅的语调，谴责了审干中“左”的作法，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同志们的心。我对这次报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一次懂

得了无根据地怀疑自己的同志会造成多大的恶果。经历这次教训后，我产生了免疫力，在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宁愿自己挨整，也不去随风整人，一辈子受益匪浅。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推动了审干工作中对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毛主席还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从而达到了“七大”会议时的全党大团结。

1948年底东北解放后，中央决定东北的工业化建设先走一步，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加强工业战线，我奉调到鞍钢工作。王鹤寿先任东北工业部长，后又到中央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52年冬，重建鞍钢的三大工程搞得热火朝天。这时总理正要着手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一个熟悉工业的干部担任秘书，王鹤寿推荐了我。这年底我调到北京，王叮咛我说：“周总理一向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起人来是很严厉的，你在工作上要谨慎小心。”我报到后，总理约见了，问问鞍钢建设情况，谈了即将迎接的工作，就紧张地开始日夜奔忙了。一直到1965年我调到建委，才离开他身边。此后因工作关系，还是常见面。

记 者：人们一直把周恩来看作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世界上政务最繁忙的人。他是怎样推动这么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各项工作运转的呢？

顾 明：新中国建国之初，周恩来同志即担任总理，又身兼外交部长。当时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土地改革、稳定物价、抗美援朝正在进行。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关头，新中国经受着严峻考验。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迅速组建强有力的各级人民政府；按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家大事；推动法制建设，仅五十年代人大和国务院就制订了一千多项法律、法规，

把国家尽快纳入法制轨道。政府的每项重大决策、重要措施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靠集体智慧和统一行动来贯彻实施的。恩来同志与各位副总理一起，夜以继日，运筹帷幄，多谋善断，排除万难，治国安邦。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在旧中国的废墟上，重整河山，井然有序，迅速恢复了我国国民经济。这充分显示了恩来同志精湛练达的治国才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赢得了国际声望。

为了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发扬民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全国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恩来同志是全国政协主席，每次政协会议，他都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采纳并付诸实施。恩来同志对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先由我们分工整理汇报，他都及时亲自批办。其中凡属重要情况、重大问题，立即传送中央有关领导阅批，以利于沟通情况，加快决策。遇到特别重要的紧急事情，恩来同志便亲自向毛主席报告请示。政务院每周一次政务会议，每月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成立国务院，会议制度延续不变。每次会议都让到会同志畅所欲言，上午的会议常常超过正午12点。建国初期，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任部长，恩来同志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国务院部委增多，又分设了八个办公室，由各位副总理分工负责，协调解决有关部委之间的问题。恩来同志每周开一次副总理办公会议，听取各办汇报，讨论解决重要事项。

恩来同志不仅重视从文、电、报告、会议中了解情况，而且经常利用参观、访问、开会空隙、参加晚会、陪外宾出访等机会，广泛地、深入地、亲切地与所到之处的干部、群众、工人、